

影山词

注评

(清)莫友芝
李朝阳
注 评 著

己酉
書

《影山词》注评

(清)莫友芝 著 李朝阳 注评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山词》注评 / (清) 莫友芝著；李朝阳注评。
—成都：巴蜀书社，2015.3
ISBN 978-7-5531-0506-2

I. ①影… II. ①莫… ②李… III. ①词 (文学)
注释—中国—清代 IV. ①I222.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4828 号

《影山词》注评

[清] 莫友芝 著 李朝阳 注评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2.375
字 数	32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506-2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石尚彬

或许是因为曾经撰写过一些莫友芝研究的文章，如《莫友芝〈影山词〉论略》、《试论莫友芝的山水纪游诗》之类，当朝阳君的书稿《〈影山词〉注评》杀青之际，余竟忝为首批读者之一，深感荣幸之至！

莫友芝先生是晚清之际享誉海内外的贵州布依族学者、诗人、书法家，为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故而《清史稿》评价其为“西南大师”，曾国藩称誉其为“西南硕儒”。《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清代通史》、民国《贵州通志》、《续遵义府志》、《独山县志》等典籍中均列有专条为其立传。

莫友芝先生一生未曾入仕，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在语言文字学、目录版本学、地方文献学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其《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韵学源流》、《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持静斋藏书纪要》等著作均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与郑珍合撰的《遵义府志》被著名学者梁启超誉为“府志中第一”。其集数十年之功收集、整理并为

之详作传证的《黔诗纪略》也受到《清代七百名人传》的赞誉：“因事存人，因人考事，为《黔诗纪略》三十三卷，由是贵州文献始灿然可述。”莫友芝的书法、篆刻作品亦为世人所重，《清史稿·文苑传》云其“真行篆隶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而今国内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均有莫氏墨宝珍藏。

莫友芝先生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邵亭诗钞》、《邵亭遗诗》、《邵亭遗文》、《影山词》等，均收入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校点的《莫友芝诗文集》之中，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刊行面世。

国运昌盛，文运亦昌盛，在当今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莫友芝研究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即以其文学作品研究而言，海内外刊物、高校学报便时有研究论文发表，惜多为专题论文，而鲜见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似只见龙先绪、符均有《邵亭诗钞笺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问世，而对莫友芝的词作和散文作品的研究，尚未有专著面世，这不能不说乃是一大憾事！

余亦曾有过编写“莫友芝诗词文选注”的想法，然终感学力不逮，唯恐贻笑大方，兼以生性怠惰，遂一直未能付之于行。因而，当获知朝阳君申报的“莫友芝《影山词》注评”获批为2012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之时，余不胜惊喜；而今又见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厚重书稿《〈影山词〉注评》已然杀青，即将付梓，并得以先睹为快，更是喜不自胜！

此书不仅对莫友芝先生的《影山词》逐首进行注评，更在《前言》中以数万字的篇幅，具体叙述了莫友芝的家世、生平，特别是对莫氏《影山词》的题材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具体剖析，对莫氏的词学观念及与其词章创作的关系，以及《影山词》所展现

出来的学人风范，均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翔实的论述。前人云：开卷有益。而余读此书，则深有获益非浅之感。

即以其论及莫氏《影山词》“具有‘学人之词’的特质”而言，朝阳君此语可谓切中肯綮，并从其“融化前人诗句”、“使事用典”、“融铸经史百家”等方面逐一展开论述，遂作出结论：“莫友芝身为晚清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其多方面的学术修养，使其气韵高华、趣味醇雅。当其治学之余进行词创作时，就会不自觉地把其平日的学养倾注于词中，使其词作具有‘学人之词’的高雅风范。”这样的分析论述，鞭辟入里，令人信服。

再如其对《影山词》及莫友芝为友人的词集所作的序跋进行深入剖析后，指出莫氏的词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严守尊体的传统观念，以婉约词为词坛正宗”、“博采众长，提倡清空的词风”、“要求词律精严，音韵和谐，具有感人的力量”等几个方面，并将《影山词》的题材内容分为“恋情词”、“亲情、友情词”、“农事词”、“节令和地域风情词”、“咏怀词”、“酬唱赠答词”、“祝寿词”、“题画词”、“怀古词”等九类，逐一进行探析，进而指出《影山词》“吸取了秦观词的深情缅渺，又学习了周邦彦融诗入词的方法，还以南宋姜夔、史达祖的雅词为范式，走的是雅化的创作道路”。从而将《影山词》所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归纳为“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清雅疏淡，本色自然”、“深情缅渺，细致周详”。通观莫友芝的词作及其为友人词作所写的序跋等相关著述，朝阳君十分准确地把握了莫氏的词学观念及其词的创作风格，无论对一般读者抑或是莫氏研究者均大有裨益。

论家言诗，必求其雅正；论词，则当善达要眇之情。莫友芝先生的《影山词》，可说是将“学人之诗”与“学人之词”融为一

体，既巧妙地融学问入词，又体现出雅正清醇、善达要眇之情的艺术特征。朝阳君评道：“莫友芝在其词学思想中提倡雅正、清空，反对质实粗犷，其词的整体艺术风格和其所追求的美学思想正相一致，体现出醇雅的文人词的特性。”的确是颇有见地的。

至于该书对《影山词》的逐首注评，也颇见作者见力之深，对每首词的词牌、词中的典故、较为生僻的字词均逐一指明出处，进行诠释。如《影山词》中的《采桑子》（九首，有序），乃是历代词家中少有的农事词，其注一诠释云：“采桑子：词牌名，唐教坊曲有《采桑》和《杨下采桑》，调名本于此。又名《丑奴儿》、《丑奴儿令》、《罗敷媚》、《罗敷歌》、《醉梦迷》、《忍泪吟》。此调正体为双片 44 字，上、下片各四句三平韵。”对其他词作的词牌亦是如此进行诠释，如《鹧鸪天》（甲辰中夏，伯荃兄自故乡来邵亭，住两月，欲归去，歌以留之），注一诠释云：“鹧鸪天：词牌名，又名《思越人》、《思佳客》等。双调五十五字，平韵。”对莫友芝《影山词》所用的词牌逐一诠释，不仅使读者了解到该词牌的来源及基本格律，逐渐掌握填词的基本要求，更能使读者了解莫氏填词所选用的词牌，常是与其词作之意蕴两相贴合，即是常以其本意为之，故而不但增添了所作之词蕴涵的意味，亦体现出其“学人之词”雅正清醇的艺术特征。

《影山词》既为“学人之词”，其词作中使事用典之处俯拾皆是。注评中对词中之典故均一一指明出处并加以说明，为读者品味词章之意蕴提供了极大便利。如对《高阳台》（和柏容《落梅》）之中的“昔我来思，缟衣人在篱端”句，诠释云：“思：语气助词，无义。《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缟衣：《诗经·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毛传以缟衣为男子服装，郑玄以缟衣綦巾都是女子的

服装，后世因此以‘缟衣綦巾’指妻室，亦简称‘缟綦’。江湜《人去》诗：‘岂知家里缟綦在，方忆征夫此夜心？’此处的缟衣人指妻室。”黎兆勋（即伯容）的《高阳台》（落梅，用梦窗韵）词抒发的乃是阔别相思之情，莫友芝所和之词亦是步其意而和之。注评一一指出了“昔我来思，缟衣人在篱端”等句的出典之处，更使读者对该词的深沉意蕴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此书对《影山词》中的每首词章，均逐一就其写作背景、词作意蕴、表现手法进行评析。如对《百字令》（癸卯冬，子尹假余羊裘赴礼闱。裘是先君公车遗者。甲辰夏末，归以见还，怆然歌此）一词的评析，首先简要地说明了该词的写作背景，接着简要地归纳此词上片、下片所抒发的思想情感，而后小结云：“此词睹物思人，通过咏物抒发自己思念亡父的情怀和穷且益坚的志向，情感复杂，悲怆感人。”又如对《生查子》（乐平宿感旧）的评析，亦是先简要介绍此词的写作背景，而后评析道：“莫友芝重到爱子夭折的旧地，感慨满怀，上片回忆爱子在时的情景，下片抒发失子之痛的悲哀，末以景结，倍觉哀痛无限。”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此词上片全系写景之语，爱子天真活泼、惹人怜爱的景况一一浮现在眼前；下片转入抒发失子之痛的悲哀之情，末句以“断尽老来肠，最是黄昏雨”借景抒情之语作结，更显得哀伤之情之无边无际、浩浩渺渺。该书对每首词往往仅用一两百字便作出精当的评析，既引导读者深入品味该词的意蕴，同时又留给读者思索的余地，深入浅出而又要言不烦。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在对每首词逐一评析之后，还逐一附录了前贤、莫氏及其亲友的相关诗文，为读者及研究者深入研读莫氏词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即此亦可见朝阳君用心良苦，令人感佩不已。

有清一代贵州的数十位词家之中，莫友芝堪称翘楚，将其列入中原大家之中亦无愧色也。晚清诗词大家朱祖谋在《〈影山词〉题识》中评价道：“高健之骨，古体之神，几合东坡、东山为一手。国初诸家俱无法望其肩背，无论后来矣。”足见其对《影山词》推崇之至。正因为莫友芝在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其成为贵州“影山文化”、“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黔学之光需要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不断发扬光大，正因为如此，余为朝阳君的《〈影山词〉注评》即将付梓深感可喜可贺，并祝朝阳君今后的学术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2014年秋写于都匀东山之麓

前　　言

一 莫友芝的家世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邵亭，晚号畊叟，布依族，清代贵州独山人。

这位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术大师，其先世却并非读书人，而是行伍世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莫家才实现华丽转身，终于成为书香门第。莫友芝在《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公行状》一文中云：“上世世居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之珠市巷。有某官先公者，明弘治时从征都匀苗，下数十寨，因留守，家府城西二里。”^①江宁上元即今江苏南京市，则莫家先祖实为今江苏南京人，世为行伍，于明代弘治年间从军征苗而至今贵州都匀。其后，莫家先人随军留守屯田，现都匀斗篷山中还有当年明军军屯的遗址。莫友芝在《至都匀谒祖墓示彝儿三首》之《七世祖武翼公墓并序》中即云：

^①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3页。

惟我九世祖，以明弘治间。言从上元籍，来征都匀蛮。
事平为留守，受廛城南偏。其葬亦不远，丰碑失磨镌。到今
遇寒食，迷望空潸然。^①

此处所言“九世祖”，即为莫家可考的第一代从征至贵州都匀的莫先，莫友芝父莫与俦《皇清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大父崇级君家传》云：“明弘治时某官讳先者，从征贵州都匀苗，下数十寨，事定置府，因留守，家城西二里沙平。”^②由此文还可知道，莫先之子为莫廷美（莫友芝八世祖），莫廷美之子为莫尚文（莫友芝七世祖），两人皆为行伍。莫廷美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莫尚文的生平事迹见于记载的只有莫友芝于《七世祖武翼公墓》诗序中的简略叙述：“公讳尚文，为自南直江宁迁都匀之第三世，累赠武翼都尉。墓在府治西南四里许三仙石下，其山买于薛，犹沿称薛家山，出山而东曰薛家堡，即当时旧居也。”^③则莫家先世来到贵州后居住之所为都匀西南三里多外的薛家堡。

莫家到贵州都匀后的第四代为莫如爵，字君显（为莫友芝六世祖）。莫与俦《皇清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大父崇级君家传》云：“祖讳如爵，字君显，官至游击将军。”^④其生平事迹由莫友芝的《六世祖君显公墓》诗序可知：“公讳如爵，字君显，武翼赠公冢子。自少负胆智，练弓马，行贾滇池、盘江间，西南千数百里山川利害，习俗好尚，了了绘胸鬲。值时多故，常有疆场自效之思，而苦无知者。本朝定鼎，我师平云南，乃以向导累功授平坝

①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② 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07页。

③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④ 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07页。

卫守备，官至广西游击，封奉国将军。”^① 莫友芝六世祖莫如爵是位少年英雄，自小习武，胆智过人，在云南、黔西一带经商，对于此间之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在明末清初的动乱年代里，莫如爵胸怀大志，常常欲投身疆场，建功立业。当清初康熙平定吴三桂叛乱之时，莫如爵因熟悉当地地形而被任用为向导，因战功官至平坝卫守备，后又升为广西游击将军，追封为奉国将军。

莫家在贵州都匀的第五代为莫云衢，字汝公（莫友芝五世祖）。莫与传《皇清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大父崇级君家传》云：“考讳云衢，字汝公，值国初兵燹，又避继母李虐，走贾广西庆远府之得胜镇，居室育子女，李卒乃归。”^② 则莫云衢为了躲避继母的虐待曾避走广西庆远府之得胜镇，并于此娶妻生子。莫友芝在《高祖妣黄太孺人墓》一文之序文中对此事还有更详细的记述：“我高祖考讳云衢，字汝公，以庶出，又无兄弟，故自小君显公即携贾滇粤，遂为取于得胜，令设肆自食二十余年，至君显公迁官广西，乃并挈以归。”^③ 莫云衢因庶出，又受继母虐待，故其父莫如爵把他带在身边经商，并为其在广西得胜镇完婚，让其自设商铺，自食其力二十多年，莫如爵得官游击将军，继母去世后才迁回都匀。

莫云衢在广西庆远府得胜镇所娶之妻黄太孺人是位贤淑女子，共为莫云衢生育了四个儿子：莫嘉品、莫逾矩、莫嘉能和莫嘉陞。莫友芝在《高祖妣黄太孺人墓并序》一诗中对其品行有所赞颂：

懿哉妣黄氏，操作佐劳逸。育子井臼间，鸡鸣不遑息。

^①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② 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07页。

^③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既闻姑李赴，迫欲就丧摒。兵燹方未休，道路多梗塞。弱息不易将，抚膺恨徒剧。迨翁迁粤宦，归计始能得。上堂甘旨具，妇职无少忒。高教教诸子，谨信期就则。亦赖妣氏贤，小过必呵责。究令崇级公，好学启书脉。^①

黄太孺人不仅辛勤劳作、勤俭持家，而且性情贤淑、教子有方。在她的教育之下，使其子莫嘉能好学向上，开始启动了莫家读书的风尚。

莫云衢的第三个儿子莫嘉能是莫家在贵州都匀的第六代，字崇级（为莫友芝四世祖，即曾祖父）。莫嘉能兄弟从其做官的祖父和经商的父亲处继承了一笔遗产，莫氏兄弟遂广置田产，并把家从都匀迁移至独山州兔场上街。莫与俦在《皇清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大父崇级君家传》中云：“君兄弟始迁居独山州北三十五里兔场上街。”^② 莫友芝在《高祖妣黄太孺人墓并序》一诗自注中亦云：“崇级公始自都匀南徙八十里，居独山州之北一甲上街，南距州三十五里。”^③ 莫嘉能为人耿直，通情达理，能说会道，但不阿附于人，乡邻之间发生纠纷，遇到无法解决的矛盾，只要莫嘉能说两句话，矛盾就能迎刃而解。就是一些读书有名望的人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都要征求莫嘉能的意见。这些读书人每每感叹说：“我们这些读书人，竭尽几个人的心力，花费十天的时间，也不如到崇级公面前问一下。”因此，人们推举莫嘉能为乡约。莫嘉能做乡约几年之后，乡里就几乎没有争讼了。

从莫嘉能开始，莫家逐渐弃武从文，即莫友芝《高祖妣黄太

^①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② 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07页。

^③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孺人墓并序》一诗所云：“究令崇级公，好学启书脉。”莫友芝还在此句下自注云：“崇级公讳嘉能，汝公公第三子，好读书，教我大父兄弟相次游庠序、贡太学，至先子成进士、改庶常，得赠如其官。”^① 莫与俦在《皇清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大父崇级君家传》对此亦有记述：“诸子入学二，乃许退。君不多识字，而好读书人。数百里延名师，萃族人子弟、乡之秀共诸子学。闻师言：‘某也勤。’幼果饵、长纸笔示奖励。里中始知务读书，诸子皆以文学名庠序。里之文教实启于君。”^② 由于莫嘉能对教育的重视，其四个儿子都上学读书，其中莫刚、莫强为附学生，莫灿、莫元为岁贡生，莫家读书的风气已初步形成。

莫嘉能的第四子莫强，是莫家在贵州都匀的第七代，字健行（为莫友芝三世祖，即祖父）。莫强读书勤苦，以至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二十岁后补独山州州学附生，但多次参加乡试不中，遂绝意科举，教授乡里。其所教学生皆品行端正，注重实际行动，崇尚礼让。莫强这样教导学生，自己也亲自践行，他不仅仗义疏财、谦恭礼让，而且周济穷人、教子有方。莫强原先从父亲处继承的遗产，本可以使自己过上小康的生活，但都被其周济了穷人。其兄之子卖尽了家族的共有财产，他也装作不知道，只是每天督促两个儿子认真读书，不以生活简朴为意。

莫强之妻、莫友芝的祖母张太孺人亦是一位贤淑的女子，莫友芝《先大母张太孺人墓表》云：“盖曾王父之子四人，王父最少，又先取丘、萧两王母，无子早卒，乃取王母。时周太孺人且老矣，内政悉以委王母。已而别诸公姒居，谋周太孺人所以居且

^①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② 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07页。

养，王父母请独肩之。周太孺人领曰：“嘻！惟四儿妇事我好，偏劳苦，庶无辞乎？”家无婢仆，自纺织、春爨而洒扫、扪浣，未有俄闲手。而雍容自如，不疾以敏，辨色及晡。日治圃事，率为常。”^①由此可知，莫友芝的祖母张太孺人是一位孝敬老人、勤俭持家的贤淑的女性。不仅如此，张太孺人还能够相夫教子，其子莫与俦能出人头地，考中进士，与张太孺人的教导不无关系，莫友芝《先大母张太孺人墓表》云：“吾父将试礼部，王父曰：‘今之为科举者，率以苟求爵禄、肥身自家之见横于胸，故其失得悲喜之不可解。能去乎此，将有得而忧者矣。’王母曰：‘识之，是犹夫艳夫富贵家妇者，羨其衣服居处之华于人，而方将为之者。一思夫和上睦下忍诟弭争之百萃于身，且忧之不暇，则此妇者庶几乎？’吾父始宦四川，又诫曰：‘愿儿念百姓疾苦，作好官以报君父，他非所求也。’明大体，淡于世荣，不以穷蹙艳人，不以贵盛加人，晚年禄养粗充，而食不兼味，终身布素，肃整无纤痕。”^②莫强与张太孺人共育有两子两女，长子莫与班，未成年而卒；次子莫与俦，在良好家风的引导下，好学向上，考中嘉庆己未科进士，选庶常，改知四川盐源县，后任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科考的成功，最终完成了莫家从行伍世家到书香门第的华丽转身。

莫友芝父莫与俦，字犹人，一字杰夫，晚号寿民，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莫与俦七八岁时，同族中有人盗卖祖宗墓田，莫强令莫与俦作词斥责这个族人。莫与俦所作词词意刚直诚恳，终于阻止了这件事情。莫与俦读书聪敏，领悟能力甚强，十三四岁时，与其兄莫与班即已在州府中经常拔得头筹。不久，莫与班

①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② 同上。

去世，此时州里有童生考试，莫强让莫与俦去参加，莫与俦辞曰：“儿闻古期功，有去官者，今忍试耶？”^① 其兄弟友爱之情于此可见一斑。莫与俦二十岁时补州附生，在乡里开始有名声，远近都争着延请其教授子弟。莫与俦又于此时拜独山州知州萧旃年（山东人，进士出身，精通经学）为师，因此学问大有长进。后洪亮吉于乾隆五十七年掌贵州学政，其按察都匀学校时，在试院里与莫与俦相见，莫与俦与洪亮吉侃侃辩论，甚得洪亮吉赏识，洪亮吉对其赞道：“子理足气壮，必以名节著。”^②

莫与俦八次参加乡试，终于中嘉庆三年（1798）戊午科举人，又于第二年中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时期，莫与俦所交游者皆乾嘉汉学大师，莫友芝所作《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公行状》对此有所记述：“及成进士，座主则相国朱公珪、刘公权之、阮公元；又师事相国纪公昀、编修洪公亮吉；而同年友如编修张公惠言、主事郝公懿行、尚书姚公文田、王公引之，讲六书、明汉学者数十计。故熟于国朝大师家法渊源。”^③ 这一段经历对莫与俦影响颇大，对其以后教育学生，培养莫友芝与郑珍两位“西南硕儒”^④ 亦有重大意义。

莫与俦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散馆之后，被外任为四川洪雅县知县，后改为盐源县知县，颇有政声。嘉庆十年（1805），因父莫强去世而回到故乡独山。丁忧期满之后，莫与俦又以母亲年老之故，请求终养母亲，得到朝廷应允。于是，莫与俦一边在家赡养

①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768页。

④ （清）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老母，一边设馆教学，并于家乡主讲紫泉书院。

张太孺人去世之后，莫与俦在家守孝三年。期满，吏部便督促莫与俦进京选官，莫与俦行至湖北襄阳，便绝意仕进，半道重返贵州，请改教职。道光三年（1823），莫与俦在61岁时被清政府任命为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便率家人赴任，从此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凡在遵义府学十九年，为遵义培养了大批人才。道光二十一年（1841），莫与俦卒，享年79岁，后生门人私谥为“贞定先生”^①。著有《二南近说》四卷、《仁本事韵》二卷、《喇嘛纪闻》等，诗文在其身后被其子莫友芝编为《贞定先生遗集》。

莫与俦原配唐孺人，生四子一女，长子莫希芝，字伯荃；次子未名卒；三子莫方芝，字仲荃，州增广生，可惜英年早逝，二十七岁即离世。莫友芝《仲荃兄墓碣文》言其：“少倜傥有大志，以世教为己任，……力学善属文，出一篇，老宿敛手。”^②又言其代父教育友芝兄弟，语颇恳切；四子莫秀芝，字叔荃。莫与俦继配李孺人，成都人，莫与俦为官四川时收为侧室，生五子六女，即莫与俦第五子莫友芝，字子偲，道光辛卯科举人，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详见下文；六子莫庭芝，字芷升，别号青田山人，州附学生，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历任安顺府学教授、思南府学教授，晚年寓居贵阳，为学古书院山长，有《青田山庐诗钞》、《青田山庐词钞》，与贵阳陈田、遵义黎汝谦共同完成《黔诗纪略后编》，其所著《青田山庐词钞》中的词作《瑞龙吟·追悼亡友郑子尹》被现代词学泰斗龙榆生先生评为“虽有质胜之感，而笔力足以振之，亦黔中词苑未易才也。”^③七子莫瑶芝，字玉山，生于嘉庆二

^① 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编辑《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9页。

^② 同上，第693页。

^③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